



把最苦的日子过出花儿

记者 倪自放 济南报道

根据著名作家赵德发的小说《缙缙与决绝》改编的年代剧《生万物》正在热播,剧集主要选择了原著小说第一卷的内容,聚焦1926年到1944年间,以鲁南土地变迁为背景,讲述宁、封、费三个家庭两代人与土地相连的命运起伏。

文本

电视剧《生万物》的内容虽然主要改编自《缙缙与决绝》第一卷,但原著小说第二卷最后的那段内容,却是《缙缙与决绝》与《生万物》的点睛之语:



(上接A04版)

记者:文学和电影创作,各有其自身艺术规律。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被影视化改编?作家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进行影视改编?

赵德发: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但总体上需要超越传统,更具象化。影视作品能够扩大受众,让作品出圈,触达更多人。影视化还能以不同的艺术方式呈现作品内容,如人物形象的具象化。

作家面对原著和影视作品的讨论时,需要认识到改编可能对原著的某些方面有所取舍,例如思想和隐喻。有些作家拒绝改编,如马尔克斯和塞林格,但也有作家认为改编是双向赋能,有其好处。作家应认识到,并非所有被改编的小说都是好小说,许多未被改编的作品同样经典。

适合影视化改编的作品应具备强情节性,有精彩的故事和跌

绣绣这天被指派的活儿是与其他一些人到南湖整花生畦子。绣绣将羊丫放在一边,拿过铁锨干了起来。铲了一会儿觉得腰疼,她抬头打量了几眼忽然发现,这块地正是当年她娘家的。

这就是爹当年当了命根子的地!可是爹呀,你如今在哪里?你闺女又在哪里?

大滴大滴的泪珠从绣绣脸上滚下,嘤嘤地落在土里。

2024年年底,我第二次阅读《缙缙与决绝》修订版,读到这段非常激动,将阅读感受发给作者赵德发,“文学的表现手法,却分明是史诗般的叠加,这是现实题材作品的力量吧。”赵德发回复

说,“当时写到这里,我流了泪。”

《缙缙与决绝》与《生万物》故事的时间线开始于1926年,作家赵德发1996年出版了小说《缙缙与决绝》。1998年,我在山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读了《缙缙与决绝》的单行本。没有文学理论上的深刻表述,我第一次读《缙缙与决绝》的感受,是“一种来自土地也来自血脉的冲动让我心潮澎湃,泪湿眼窝。”后来赵德发告诉我,他创作《缙缙与决绝》的最初感动就是来自于对土地。“有一天回老家,到村外闲走,看着眼前的庄稼,我想到农民祖祖辈辈对土地的依恋,想到他们的后代对土地的‘背弃’,两个词语突然在我脑海

中蹦了出来:缙缙与决绝。”后来我知道,《缙缙与决绝》1996年问世后,有评论家称它是继《古船》《白鹿原》之后又一部农村题材的力作。当年,著名评论家施战军认为它体现出“情不自禁的农夫本色”,这种对土地的坚守和执着,是《缙缙与决绝》与此后的剧集《生万物》的情感来源与精神动力。

改编

《缙缙与决绝》1996年出版发行,根据《缙缙与决绝》改编的剧集《生万物》2025年播出,两者相距近30年。在过去的30年间,年代剧

很热,但以土地和农耕文明为内容的《缙缙与决绝》却属于冷题材。

“历史不是空洞的进程。我们生活的基础、情感的渊源、文化的根基,都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时间沉淀、人的传承,延续到了今天。”剧集《生万物》的导演刘家成说,这是他眼中年代剧的价值,“在与观众建立共情的基础上鉴知往来”。土地和农耕文明虽然不是当下的热话题,但从《缙缙与决绝》到《生万物》,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尘封的乡村的历史,看到我们的来路。

从剧名《生万物》,也可以看出剧集与土地在精神上的羁绊。《生万物》剧名从原著小说里来,小说的题记是一副对联,“土生万物由来远,地载群伦自古尊”。人类自从进入农业社会,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,久而久之,形成了土地崇拜、土地文化。“地载群伦”四字,阐明了土地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,大有深意。《缙缙与决绝》和《生万物》力图将这段历史描述出来,“立此存照”。几千年来,土地是中国农民生活的也是精神的栖息地,讲土地的故事,也是在讲农民的精神史。剧名也借了《道德经》的寓意,“以‘三生万物’寓世事的形色纷繁、人性的复杂深邃”。

演绎

“绣绣被马子绑走了!”剧集

《生万物》以这样一个“天崩”开局先声夺人。天牛庙村首富之女宁绣绣(杨幂饰)出嫁当天被土匪绑架,父亲宁学祥(倪大红饰)舍不得卖地赎她,将她的妹妹嫁给她青梅竹马的恋人费文典(张天阳饰)。绣绣决绝地与父亲断绝了关系,嫁给庄户汉子封大脚(欧豪饰),学着干农活。

目前,《生万物》刚刚播出10集,天牛庙村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已登场,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都极具辨识度,认命不认输要把苦日子过出花儿的宁绣绣,敢作敢当的淳朴农村青年封大脚,把土地当命的宁学祥,永远要买地并与宁学祥相爱相杀的封二,好吃懒做的封四,不管戏份多少,仅仅通过三四集,天牛庙村的各色人物都“立住了”。

《生万物》的核心故事线是宁绣绣的觉醒、抗争与前路。主创从中国观众最熟悉的“家”的纽带入手,链接当代年轻人。仅仅通过剧集第一集一半的篇幅,宁、封、费三个家庭两代人悉数登场。

随着剧情推进,剧中的天牛庙村乃至整个中国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剧集叙事的基本单位,则是不同家庭不同成员的命运变迁,他们不管走向何方,“家”永远是他们情感最深的羁绊。

本报独家专访《生万物》原著作者赵德发: 看剧时多次感动落泪

影响着您的创作品质,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沂蒙文化语境。能具体说一说吗?

赵德发:我出生并成长于农村,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。我的创作灵感和素材大多来源于我对农村生活的深刻记忆和体验。我14岁辍学后就留在农村,虽然后面到了公社党委甚至县委工作,但还是在跟农民打交道。婚后,我的妻儿也还是农村户口,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耕种分到的责任田。这些都是我生命当中刻骨铭心的经历,给了我深刻的影响,也是我创作“农民三部曲”的素材来源、精神动力。我曾经说过,只有农民和土地才能给我带来深沉持久的创作冲动。后来我又长居日照,与海洋产生了情感链接。

记者:今年1月,您的《大海风》出版后同样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与喜爱。您曾在2019年4月15日的博客中写道:“今天早晨,灵感像朝阳一样喷薄而出,蓝色之梦从混沌到清晰。我毕生追求的好小说,大概就是下一部了。”当时您正在酝酿的是《大海风》吗?

赵德发:当时就在酝酿构思这部长篇小说。我一直梦想着写一部好的海洋题材小说,那天早上突然觉得,该怎么写有数了,兴奋得不可遏制,就立刻发了一条博客。

记者:为何在深耕乡土30年后转向海洋写作?这两者有何相似、不同之处?

赵德发:我转向海洋文学的创作是因为我在日照海边居住多年,海风吹拂,海味熏然。经常接触渔民和涉海工作的人,多次跨海旅行,并随渔民出海打鱼,积累了丰富的素材,自然而然想要写关于海的故事。这与我之前深耕乡土题材的作品不同,《人类世》里面虽然都有海,但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海洋小说。《大海风》是我个人创作生涯里的第一部标准海洋小说。

记者:您曾说过,“为历史保存细节,这是小说的一个功能。”无论是《缙缙与决绝》,还是《大海风》,种种细节构建起一个个真实可感的世界。如何平衡戏剧性与历史真实?

赵德发:细节是小说的核心生命力。在某种意义上,一部小说正是由细节构建的。唯有充沛的细节,才能使作品描写的时代呈现“肉身状态”——一种毛茸茸的、活生生的质感,让读者产生强烈代入感。因此我在每部长篇创作中都会投入大量精力搜集素材与细节。例如,在《大海风》中,我深入调研渔民的生活习俗、渔业习惯及海上作业流程,确保从捕捞到销售的每个环节真实可感,主人公经商购买轮船后,需精确

描写船舶操作、航海技术,以及在青岛开设轮船行的运作模式,甚至是上世纪20年代在青岛装电话的费用,以及开飞机航班的费用等我都进行了考证,以确保历史细节的准确性。此类细节的堆叠,最终让虚构叙事扎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。

记者:那下一步的创作计划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?

赵德发:《大海风》之后,我原本计划继续创作,再写两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。然而,受聘到山东大学任教后,这个计划不得不推迟,因为需要承担教学任务。在山大的大半年时间里,除了撰写一些零星文章和参加活动,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准备《小说创作十六讲》的讲稿。目前这份讲稿已基本完成,结合了中外作家的创作经验和我个人的实践心得。

明年上半年,我将在山大开设这门小说创作课程。同时,山东大学出版社也向我约稿,计划出版一本面向社会文学爱好者的书。我初步将其命名为《小说创作之路:如何成为小说家》,希望能为有志于写作的人提供参考。

完成这些工作后,如果有时,我希望能继续完成原先的计划,创作另外两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。至于影视改编方面,则要看缘分了。